



家範典第十三卷

父母部藝文一

救太子書

漢壺關三老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衡至尊之命以迫蹴皇
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
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流放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
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嫡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
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衡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飾
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
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於
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
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辨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詩云取彼譖

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喪勿繇事詔

漢宣帝

道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殮送終盡其子道

列傳序

後漢書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夫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亡本樂之遁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己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夫患水菽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恥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

思親賦

晉陸機

悲桑梓之悠曠愧蒸嘗之弗營指南雲以寄款望歸風而效誠年歲俄其聿暮明星爛而將清迴飈肅以長赴零雪紛其下頽義織枝之在榦悼落葉之去枝存顧復之遺志感明發之所懷居辭安而厭苦養引約而摧豐忘天命之晚暮願鞠子之速融兄瓊芳而薰茂弟蘭發而玉暉感瑰姿之晚就痛慈景之先違天步悠長人道短矣異途同歸無早晚矣

竈屋銘

摯虞

大孝養志厥此養形事親以敬美過三牲

稱病去會稽郡自誓父母墓文

王羲之

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義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誠誠恐斯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予也子而不予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

孝友傳前序

晉書

大矣哉孝之爲得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以順名功苞萬象用之於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於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若乃博施備物尊仁安義柔色順顏怡怡盡樂擊鮮就養豐豐忘劬集苞思藝黍之勤循陔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也屬屬如在哀哀罔極聚薪流慟銜索興嗟灑風樹以隕心頰寒泉而沫泣追遠之情也審德筮仕正務移官居高匪危在醜無爭協修升以匡化懷履冰而砥節立身之行也是以閔曾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烝烝弘七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贊郭巨致錫金之慶陽雍標時王之祉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擾功文之廬然則因彼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綜義歸一揆晉氏始自中朝逮於江左雖百六之災遘及而君子之道未消採其遺絢足厲澆風

孝感賦

宋謝靈運

舉高檣於楊潭眇投迹於炎州貫廬江之長路出彭蠡而南浮於時月孟節季歲亦告暨離鄉眷壤改時懷氣戀丘墳而縈心憶桑梓而零淚孟積雪而抽筍王斲冰以鱸鮮莢柔葉於枯木起春波於

寒川顧微心之庸褊謝精靈於昭晰擁永慕而莫從曾遐感而靡徹

孝思賦

有序

梁武帝

想緣情生情緣想起物類相感故其然也每讀孝子傳未嘗不終軸輟書悲恨拊心嗚咽年未髫
鬢內失所恃餘喘矜孺嫗相長齒過弱冠外失所怙限職荆蠻致闕晨昏江途遼夏家無指信
髮髯行路先君體有不安晝則輟食夜則廢寢方寸煩亂容身無所便投刺解職以遵歸路於時
齊隋郡王子隆鎮撫陝西頻煩信命令停一夕明當早出江津送別心慮迫切不獲承命只得小
船望星就路夜冒風浪不遑寧處途次定陵船又損壞於時門賓周仲連爲鵠頭戍主借得一舸
奔波兼行屢經危險僅而獲濟及至戾止已無逮及五內屠裂肝心破碎便欲歸身山下畢志墳
陵長兄哀慙未說獨行續有北問強敵寇邊朝廷以先君遺愛結民咸思在昔故舊部曲猶有數
千武慶宗將領留防彼鎮時便有旨使捍壽春王事靡監辭不獲免刺史崔慧景志懷翻覆遠招
逋逃多聚姦俠大猾凶醜莫不雲集至如彭益韓元孫等不可稱數倍道電邁奄至淮淝凶徒疑
駭相引離散臺軍主徐元慶房伯玉等欲襲取慧景乃固禁之方得止息是歲齊明作相疑論未

決密馳表疏勸徵慧景折簡而召必不違拒卽重遣還以安其心姦渠旣出緣邊無虞旬朔之間
慧景反鎮卽便解甲以歸京師因爾驅馳不獲停息數鍾百六時會雲雷撥亂反正遂膺四海念
子路見於孔丘曰由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
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不可復得每感斯言雖存若亡父
母之恩云何可報慈如河海孝若涓塵今日爲天下主而不及供養譬猶荒年而有七寶饑不可
食寒不可衣永慕長號何解悲思乃於鍾山下建大愛敬寺於青溪側造大智度寺以表罔極之
情達追遠之心不能遺蓼莪之哀復於宮內起至敬殿竭工匠之巧盡世俗之奇水石周流芳樹
雜沓限以國事亦復不能得朝夕待食唯有朔望親奉饋奠雖復得薦珍羞而無所瞻仰內心崩
潰如焚如灼情切於衷事形於言乃作孝思賦云爾

感四氣之變易見萬物之化成受天和而異命稟地德而齊榮察蟪蛄於螽蟴觀鯢鵬於北溟彼含
識而異見同有色而殊形雖萬類之衆多獨在人而最靈禮義別於飛走言語異於鸚猩念過隙之
儻忽悲逝川之不停踐霜露而悽愴懷燧穀而涕零掩此哀而不去亦靡日而弗思仲由念枯魚而

永慕丘吾感風樹而長悲雖一至而舍生奉二親而何期思因情生情因思起導情源以流澍引思
心而無已既懷憂以終身亦銜恤而沒齒當閒居以永念獨拊膺而自傷徒升帖而靡瞻空陟屺其
何望涕縱橫以交流血沸涌而沾裳覽地義以自咎懼滅性之乖方仰太極以長懷乃告哀於昊蒼
冀皇天之有感何報施之茫茫曉百碎於魏闕夜萬斷於中腸心與心而相續思與思而未央晨孤
立而縈結夕獨處而徊徨氣塞哀其似噎念積心其若狂至如獻歲發暉春日載陽木散百華草列
衆芳對樂時而無歡乃觸目而感傷朱明啟節白日朝臨木低甘果樹接清陰不娛悅於懷抱但罔
極而纏心兼葭蒼蒼白露爲霜涼氣入衣淒風動裳心無迫而自切情不觸而獨傷若乃寒冰已結
寒條已折林飛黃落山積白雪旅雁鳴而哀哀朔風鼓而颼颼目觸事而破碎心隨感而斷絕無一
息而緩念與四時而長切年揮忽而莫返時瞬睽其如電想慈顏之在昔哀不可而重見痛生育之
靡咎報顧復而無片悲與恨其俱興涕雜血其如霰燕青春而羞池鴻素秋而翱翔去來候於節物
飛鳴應於陰陽何在我而不爾與二氣而乖張常茹酷而輪迴歷日夜而不忘既視丹而成綠亦見
白而爲黃擾性情以翻覆汨神慮而迷茫想鳴鶴而魂斷聽孤雛而心死慟終天而無怙號畢世而

靡恃觀休屠之日碑豈教義之所及見甘泉之畫像每下拜而垂泣忽心動而不安遽入侍於帝室
值何羅之作難乃舍之以投瑟超王臣之稱首冠誠勇而無匹士行己之多方見石他之有權身雖
死而名揚乃忠孝而兩全顧丁蘭其何人家河內之野王時舞象而方及始成童而親亡刻木母以
供事常朝夕而在傍劉鎮就養而不暇常遠汲而力寡苦節感於幽靈醴泉生於竈下顧長沙之臨
湘有古初之道始時父沒而未葬遇鄰火之卒起乃伏棺而長號雨暴至而火死又何琦其亦然獨
柩屋而全止至如王祥黃雀入帳隗通橫石特起盛彥之開母目邢渠之生父齒覽斯事而衆多亦
難得而具紀靈蛇銜珠以酬德慈烏反哺以報親在蟲鳥其尙爾況三才之令人治本歸於三大生
民窮於五孝置天地而德盈橫四海而不撓履斯道而不行吁孔門其何教

中大同元年秋七月甲子詔

同前

禽獸知母而不知父無賴子弟過於禽獸至於父母並皆不知多觸王憲致及老人耆年禁執大可
傷惑自今有犯罪者父母祖父母勿坐唯大逆不預今恩

上高祖封事

北魏李彪

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經卽戎素冠作刺逮於虐秦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民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聞有定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愛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而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爲常聖魏之初撥亂返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父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綬同節慶之讌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庶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纁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如臣之言少有可採願付有司別爲條制

爲高力士祭父母文

唐張說

維開元十七年月日孝子力士敢告於考潘州府軍妣南海太君之靈小子不天夙齡凶閔身嬰寇剽家值虜裂幸供掃灑之餘遂蒙侍從之顧扶戴明聖逼畏艱難大固不敢不密小亦不敢不誠事

古今圖書集成
必記心言無漏口日慎一日將二十年玉弁加首金章在佩先靈納祐明神降鑑阿母遠至於京華
妹兄自拔於泥滓咸以官漸榮祿姻通士林慈顏復慶於目前同氣展歡於膝下又緣幼育高氏變
族移家敬愛盡於二堂溫清周於一紀不圖無狀招禍永見孤棄聖主恩華曲逮存沒邑封舊郡官
贈本邦親感君澤子承父意致命報天誓有同於曠日竭忠資孝志無忝於幽泉敬惟靈懷慰聞昭
遂先遠有日卜兆新塋遙啟尊魂合祔良壤哀迫祖載攀戀須臾謹以清酌少牢恭陳遺奠盈鐸不
舉虛饌莫嘗號天叩地殞絕何仰

祭二先文

張九齡

維開元二十二年歲次乙亥孤子九齡謹遣弟某等謹以清酌脯醢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先考先妣
之靈九齡積罪昊天天實降罰嚴廕永遠慈顏重違欲報劬勞終天何及某夙承教誨幸有所成忝
國寵靈猥當大任聖上義存延賞追贈所天朝恩優渥跪承摧感伏惟昭亮享茲殊錫今謹具贈太
常卿廣州都督告身并桂陽郡太夫人告身及玉帶金章紫衣各一副伏惟尚饗

郭人對

韓愈

新史孝友傳唐時陳藏器注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肉以進或給帛或旌門閭善乎韓愈之論謂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爲孝未聞毀支體者也則公之此論有益于時俗多矣

鄆有以孝爲旌門者乃本其自於鄆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上俾聚土以旌其門使勿輸賦以爲後勸鄆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父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爲是未聞毀傷支體以爲養在教未聞有如此者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爲之也是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其爲不孝得無甚乎苟有合孝之道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爲曷足爲異乎旣以一家爲孝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爲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爵祿其子孫斯爲爲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乎曾不以毀傷爲罪滅絕爲憂不腰於市而已黷於政况復旌其門

故弘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

柳宗元

少陵原柳氏之大墓唐貞元十九年某月日孤某奉其先府君洎夫人之喪祔於其位由新墓而南

若干步曰高祖王父蘭州府君諱某字某之墓又東若干步曰曾祖王父邠州府君諱某之墓西若干步曰祖某王父司議郎府君諱某之墓咸異兆而相望昭穆之有位序壤樹之有豐殺皆如律令府君諱某字某由父任爲太廟齋郎更許昌陽武伊闕華原尉王屋丞汝陰令爲弘農二年推其誠心裕於其人闢土生穀若有天相之道衣食給足故人不札天教屬明具故俗不爭奪遂以治於大和事理克彰刺史盧杞加禮褒旌考績絕尤推君之政風於下邑命爲吏部尙書郎庾河南受命黜陟狀君理績殊異宜升天朝帝有歎焉方圖優昇命用不長年五十五建中二年某月日卒於官以其素廉家之蓄不足以充凶事遂殯於是邑仍會危難至於今乃克返葬孤某嘗爲黔州錄事參軍今無祿仕而志不敢緩初公娶司農少卿京兆韋山之孫涇陽主簿迴智之女德容溫良大曆二年某月日卒於越而假葬焉孤某徒行自越舉夫人之喪至於號舉弘農君之喪咸至於墓窆焉旣窆立石表於墳前示後之人以無忘孝敬嗚呼世有難仕於外而葬其族者希矣孝子之心有待駟馬五鼎而卒不至者焉若今之殺衣黜食寒妻子饑僕御終身由之而志益不懈爲旅人徒跣萬里以厄困終事孝之難者歟五十而慕者舜也祿千鍾而悲者曾子也聖且賢難之若是今之人有由其

道者得不立於世乎

正風俗疏

韋挺

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謂爲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卽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柴車雇棺槨以榮送葬旣葬鄰伍會集相與酣飲名曰出孝官司習熟不爲條禁所當嚴爲懲革申明禮憲者也

夢得籬粟判

楊守納

索和誠家貧至孝夢西籬下有粟掘得十五鍾鄉人以告非營求所得請納官對曰

索和誠中和產德純孝爲人親之所安類曾參之至性生無所養同子路之嗟貧定省切南陔之心殷憂有北門之興精誠所至動於鬼神吉夢有徵啟茲靈貺遂使鍾盈積粟自能貯於西籬庾得如坻無假事於南畝動天地而降福集人靈之休慶美劉殷之孝行再覩於茲伊索氏之鄉人一何狂簡天之所賜不合納官告者誕詞固宜反坐

晉家人傳論

宋歐陽修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爲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僞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僞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褻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爲也五代干戈賊亂之

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爲閭閻鄙俚事者多矣而晉氏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爲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瀧岡阡表

前人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壟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我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旣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

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或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縣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羈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